

新王鄭經怨恨藍千總在父親面前告發他侵入民宅，將藍千總關押，海軍主將施琅來求情，卻被他譏退，施琅一氣之下打開囚牢放縱一千人，上船開往廈門，不意鄭經早有預備，早將施琅一家眷屬都載往大員，亦埋下了日後施琅的叛變之因。

三寸金蓮

時間之輪從不停歇，人們說今年是南明永歷三十五年，歲次辛酉是雞年。

炎熱的夏天，陳好在承天府的公署後衙，這公署衙門建造的像她老家那些大官人的私宅，只是無花木無庭院，一溜磚房子成排站，四合院一樣的建築物。前後有兩進，都是紅磚建造的牆壁，黑瓦覆頂。

陳好是廣州梅縣好人家的女孩，小腳一捻，行步如若柳扶風，一點也邁不開步伐。陳好是和自己的貼身丫環外出時一起被綁架來的，她的丫環陳切自幼與她一起成長，兩人親如姊妹，只是陳切沒有裹腳，比她能走，兩人才出了家門不遠，眼前就一片黑暗，也不知怎地到了這裡，待她醒來時，丫環陳切卻已不知去向。

陳好艱難的扶几們牆行走，她的屨鞋掉了，足下只剩下骯髒的襪子，她艱難的走到門邊，雙腳疼痛無比，她膝蓋一軟倒地不起了。

1 屨鞋：小足婦女穿著外出的繡鞋，鞋口綴珠，鞋底墊檀香木。

「汝起身了，怎麼坐地上哪？快起來，」外頭烈日下來了一個中年婦人，端了條盤送吃食來了，陳好艱難的起身，扶著牆壁慢慢的用手指撫抓窗檻，她一雙細緻的手，纖長的指甲已經殘破了。

「這是何處？」陳好見婦人容貌平和，她小聲的詢問。

「汝說什麼呢？」

婦人將條盤上的飯菜布好，轉身憐憫的看著陳好，她上前一步，牽起她的手接引她到八仙桌旁坐下。

「這裡是承天府，吏部尚書的公署衙門，汝快吃，吃飽了才有氣力。」

陳好不知道承天府在哪裡，卻也能感知這裡的一切與家鄉都不一樣了！

外頭院落觸目荒涼的無比，天空湛藍高潔，氣候卻比家鄉更潮溼襖熱，他們說外頭的巨大樹木是草，還有個威武的名子，大王椰子！陳好想，這草也未免長太大了？大員的一切都與家鄉廣州梅縣不同。

陳好才十二歲，與陳好一起被綁架來大員的女子統共有三、四十個，都是外出時被蓋布袋，直接打包上船的年輕女子。她們被塞在福船船底的艙間，一隻一隻像幼豬一樣，口裡塞著麻布核，雙手雙腳被捆綁，有些人聽說還被擊昏，才能順利塞進船底艙……。

船靠岸後，她們被當貨物一樣，扛出船外，可是後來，陳好都沒再見過與她一樣命運的女孩，其他人都不知去向了。

陳好成了大員東寧王國承天府公署衙門裡，吏部尚書大老爺的小妾，大老爺的老家都還在廈門，他帶了妻兒隨鄭氏來此當官，要抗清復明，也要屯田養兵。

本妻年老又愛抱怨大員的荒涼，被他遣去萬年州鳳山大湖與南明寧靖王一家人同住，他卻單身無聊，向人口販子買女人，買了幾次都不合意，又都打發出去，送給屯田的兵頭當獎賞。

這次人販子送來了陳好十二歲，小女孩長的幼嫩細緻，很合他的胃口，那一捻小腳，若行走起來，簡直步步生香，醉人心肺。

陳好有僕婦們伺候，承天府公署後衙的粗使婦人，當然沒有自己貼身丫環陳切照顧周到，但是日常供應不缺，陳好自己做繡鞋，叫僕婦將裏腳布扯開，她任由那些粗使婦女濯足，聽她們嘖嘖稱奇，讚美她的小腳。

這承天府公署府衙住的是東寧王國的吏部尚書蔡廣仲，蔡尚書早就年過半百，早年隨著新任延平王鄭經來到大員，年初延平王鄭經薨了，與他的父親國姓爺朱成功歿於相同的年紀，都是三十九歲。

東寧王國隨即爆發政變，鄭經的嗣子鄭克臧遇害，上個月，鄭經的次子，十二歲的鄭克塽就上位當了延平王，依舊使用大明永歷年號，奉寧靖王為主，可是鄭氏覲見寧靖王之時又不肯稱臣、行禮，而是自稱為王。

今年早春的東寧之變，蔡尚書當時保持中立，如今依舊是吏部尚書，這公署府衙，就設在赤崁樓的承天府附近。

東寧王國初建之時，延平王鄭經並不常住大員的赤崁樓，他只是將赤崁樓改稱為承天府當他的行宮，自己則住在廈門。

每年他若來此，一應朝會接見大臣的日子，各部院大臣才來赤崁樓覲見延平王，一直到癸卯年，明萬曆十七年，也就是國姓爺歿後的第二年，那幾個投降滿清的黃梧、施琅等人密約了荷蘭人，合攻住在金門嶼和廈門的鄭經，他才率眾放棄金廈，退守方湖，並將生母董夫人及明王室寧靖王等眷屬遷移到大員赤崁樓居住，待風聲過後，他又回不去廈門！只好常駐方湖。十幾年又過去了，明王室寧靖王，早就移居大員萬年州鳳山大湖，鄭經襲延平王稱號，家族成員在赤崁樓的承天府，自然也過起王室的生活。

東寧王國設有五部，吏、戶、兵、禮、刑、工，一見排序就知吏部為首，禮部只比工部前一步，而蔡廣仲便是東寧王國的吏部尚書，權威無比。

吏部尚書納小妾，羨煞一千東寧朝臣，人人都想來攀緣趨附，各色禮品堆滿公署衙的廊下，吏部公署衙人來人往，僕婦和傭人、奴工與兵丁穿梭不停。

「聽人說，蔡尚書的小妾三寸金蓮，是自幼裹足，又年輕，老尚書艷福不淺啊！」

「還聽說是廣州來的小姐，他真好運，能娶得美人歸！」

「本妻老了，納個小妾當然要找年輕貌美的女子，否則怎能般配？」

「本妻還住署衙裡嗎？」

「早被遣走了，聽說連同陪嫁的老婢女都送鳳山大湖去了。」

「也對，寧靖王那裡也缺命婦，聽說他的五妃一個比一個難伺候，是該送些命婦去，省的
下人粗笨壞事……。」

東寧王國的吏部尚書納妾，在當時的承天府可是天大的事，承天府是大員東寧王國的行政中心，吏部公署衙門又設在此處，政變後蔡尚書依就保有官位，眾官都認為他是官場不倒翁，此時吏部尚書納小妾，個部會的郎官、天興州府爺還有大員各地的營盤田千總等人，以及四十六社番社頭目，還有鳳山市集的大商販都來送禮。

納妾禮由東寧王國的禮部郎官張羅，好像由朝廷發出聖旨一樣，公署衙門到處張燈結綵，天黑後的大堂更是紅燭高照，東寧王國的官員匯集在此宛如朝會。南音樂師在廊下賀禮堆旁排坐，二弦、三弦、琵琶、洞簫；響盞、¹叫鑼和²四寶還有³雙鈴、⁴暖玉全都有，當細竹絲弦和洞簫悠悠揚起時，公署衙門的氣氛，頓時變的無限纏綿悱惻，絲毫沒有衙門氣派。

眾官員席開四桌，人人顯得斯文風雅，有些人捏起嗓子，細細的隨著音樂哼唱起「梅花操」曲牌來，曲調婉轉，動人心肺，漸唱漸高。

南音樂師越來越起勁，隨唱之人將「蓮珠破萼」吟唱的宛如春風狂掃亂紅去，待轉調到「萬花競放」簡直成了大合唱，人人都哼將起來！

1 叫鑼：又稱為「狗叫」，是一種直徑八公分的小鑼，鑼的上邊用繩子綁在一個小木魚下，叫鑼是懸掛在一個小木魚下邊的小鑼，演奏的時候，左手握著木魚，右手拿小槌敲打。

2 四寶：又名「四塊」，由四塊竹片組成，演奏時，兩手各握兩片，一片用手拇指握住，另一片用其餘四個指頭握住，利用手腕的晃動，使兩片竹板碰擊出聲。

3 雙鈴：一對銅製小鈴，演奏時分別用兩隻手各握一個，相互碰擊出聲，聲音非常清脆。

4 暖玉：小哨，聲音比較高亢。

那南音樂師更是起勁，洞簫轉入嗚咽，吹奏起「百鳥歸巢。」

此時蔡尚書一身朝會服冠來到大廳，眾官與來客一同起身，同聲祝賀他，恭喜之聲不斷，喜婆扶著陳好出現禮堂時，引起堂下一陣譁然，眾人都驚呆了！

真是！一樹梨花壓海棠了！蔡尚書快六十了吧！小娘子才十二、三歲，一身精緻細繡的粉色長衣、百褶裙，還有流蘇霞披，陳好由兩位頭簪紅花的喜娘扶掖，裊裊挪挪的走出來，那小妾比蔡尚書的小孫女兒還小，可是眾人還是羨慕他，能娶得美人歸。

當夜眾人吃酒賦詩、吟唱，調笑，又做詞演唱，由南音樂師調弦張音，作詩的人一字一音的吟詠，席間最好的詩，由禮部侍郎做的最好，他一字一音的吟哦，他念到：

羅裙習習春風輕，蓮花帖帖秋水擎，雙尖不露行復顧，猶恐人窺針線情。

一席酒，喝得眾人皆醉倒，醉倒在無邊春情懷想中。

蔡尚書很疼愛陳好，不時帶他出遊，兩人同坐八人抬的大轎，春天賞花或進香，夏天遊河或山上避暑，秋天一起參加孔廟祭孔大典，冬天則深居公署後衙，享受畫眉之樂。

人人都知道陳好是人口販子從大陸沿海城鎮綁架來賣給他的，就是無人敢說破，自從東寧王國在大員建立至今，已經二十一年了，光怪陸離之事頗多，但是外頭的世界，陳好一概不知，只是享受她安穩的人生。

她聽蔡尚書說，孔廟是讀書人的宗廟，每年秋天祭孔大典跳八佾舞，以前都由小兵來跳，

1 一樹梨花壓海棠，形容男女年齡極端懸殊的老少配。

現在已經有儒生擔當了。她去參加祭孔大典，很怕孔廟大堂前的太牢，尤其是那隻全牛，那些儒生都去拔牛毛，說是拔「智慧毛」！是否拔得多了，腦子裡的思緒就多如牛毛呢？

還有春天去新港社進香，新港社有娘媽廟，她虔誠的燒香祭拜，希望能有一子半女，聽說那新港社的娘媽很靈驗。

遊河或賞花其實並不有趣，還挺累人了，吏部尚書好像是很大的官，到哪裡都有人前呼後擁，儀仗、鹵簿做前導，八人大轎坐起來平穩，可是她不耐勞累，時常覺得辛苦。

有時候陳好也會見到大員原民，人人都赤腳，她笑說那些人是赤腳大仙，惹的蔡尚書一笑。蔡尚書越來越悲傷，也不知道他做到這麼大的官，又有這麼多人逢迎奉承，心裡還是不快樂。冬天，蔡尚書會教她寫字，也會吟詩給她聽，再一句一句的解說，陳好漸漸的也開始讀起線裝書了。

有時候蔡尚書去朝會，她一個人無聊，走到後院門牆邊向外張望，能見街市人來人往，後門有雜役、廚子、粗使婢女做活，屠人送來豬肉，菜販送來蔬果，豆腐也有專人送到家，她也和下人說話，只是人人都避著她，不肯抬頭張口回答，署衙裡，只有張嫂會和她閒話家常。

張嫂就是陳好初來時，送食物條盤給她的下



鄭氏三代時代 東都、東寧期 二十四年間

人，約三十幾歲女人，比陳好的母親略大些，有些像她大姨，據張嫂說，她是家生子，是蔡家的「查某嫻仔」，長大也是配給家生子奴才，她生子也是奴才。陳好後來弄清楚了，家生子就是官宦人家買來的奴僕所生之子女，一出生就是奴僕，長大了還是為人奴僕，所生之後代仍是代代為奴。

張嫂很憐惜陳好，不時對她說外面的事，也對她說主人家的家事，或是蔡尚書的煩心事，張嫂自幼服侍蔡尚書，只是一個是少爺變老爺，她是丫頭變老媽子。

外頭忙慌慌的，蔡尚書下朝，官轎後尾隨不少青帳轎子，都沒有他的八人大轎大，張嫂扶著陳好一起去官署衙門後偷看來人。

府衙大堂很熱鬧，男人們都端凝的坐在下首端茶喝，蔡尚書更是嚴肅以對。

陳好只見蔡尚書的側後臉，他的下巴很短，若非留鬍鬚，他的臉好像短了三分之一，官帽長著兩隻翅膀，隨著頭腦搖晃時也會晃動，很像新港社的娘娘神遊街，每逢娘娘神坐轎遊街時，小轎子若擺動太大，那手轎上的金身四肢，也會隨著上下微微搖晃。

蔡尚書很生氣的樣子，他拍案指著一個下首的男人說：「汝細細說來，不可隱瞞。」

官衙下首坐著八個男人，人人都著官服戴官帽，頭上都橫生一對翅膀，大小不一，天氣燥熱，這些人穿著樣也不嫌熱？只是有些人已經將領口敞開了。

坐在下首的一個官員站起來，拿出一支長長的奏板，看著那隻板子，他緩緩的開口道：

「官佃田園，九千七百八十二甲八分九厘，上田每甲，徵粟一十八石；園每甲，一十石

兩斗；中田每甲徵粟一十五石六斗、園每甲，徵粟八石一斗；下田每甲，徵五石四斗，共徵八萬四千九百二十石四斗八升九合零。

文武官田園，共二萬零二百七十一甲八四厘零，上田每甲，徵粟三石六斗、園每甲，徵兩石二斗四升；中田每甲，徵三石一斗二升、園每甲，一石六斗二升；下田每甲，徵二石零四升，園每甲，徵粟一石零八升，共徵四萬一千四百零三石三斗七升五合零。」

說事的官員說完一通話，已經唇焦舌弊，他端起茶水喝，見茶杯空了，他拿眼看著端坐在上的蔡尚書。

蔡尚書不言不語，另一位官員站起來，也從袖裡變出一片一樣的細長板子，他也是看著板子對蔡尚書念道：

「∴陸餉每歲七十八萬五千零七兩，水餉每歲一千七百八十萬兩又六千七百一十五兩三分，如此歲收，尚不足以養人，何以養兵？」

蔡尚書：「汝說，還能何處取得？」

「今歲陸餉已足額，厝餉、廊餉、磨餉、菜餉等亦已經徵全，至於水餉比較困難，梁頭餉、潭塹餉、港滬餉尚不足十中之一，屬下以為∴∴∴，」說話的人故意欲言又止。

「汝說來參詳，」聽蔡尚書口氣，好像在嚴陣以待似的。

所有人都不再言語了，茶水沒了，大家都不想在這大熱天裡，口乾舌燥說事情。

一早上到赤崁樓去開朝會，就已經累死人了，延平王還要眾人來吏部尚書官衙會議，這吏部尚書也不肯添口茶，每一個人都沉默了，不肯再說了。

張嫂到後衙去招呼奴才到大廳添水，大茶壺來了，人人渴飲滿杯，一杯一杯的灌，那茶水是泉州毛蟹茶，最是珍貴，奴才們居然拿來泡大茶壺，喝的人人回甘解渴。

「汝可再言，」蔡尚書待眾人飲飽後，嚴厲的說。

蔡尚書口氣嚴厲，眾人靜默，沒有人再肯出首言事了，大家都裝沒事人一樣，緩整衣帽冠帶，猶如一群正在舐毛的大貓，蔡尚書頹然嘆氣，他悠悠的說：

「諸子皆是聖人門徒，怎不以蒼生為念呼？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……，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……。」

眾人聽得無感，在座的人都是自幼習詩書，也都背熟了的聖人語錄，可是真的實行起來，不論管人、管事並非都那麼一回事！更何況還要做實事？耍嘴皮子容易，沒有利頭的事做的再好也無用，蒼生都不如金銀富貴實在，這就是這些為官者的心態。

千里做官只為財，東寧王國的官員和兵丁當初有三萬人來到大員，後續逃亡者十中之一，剩下的人，心裡都憋了口惡氣，此地瘴癘，原民剽悍，做官的都說：「思明（今之廈門）之根本，台灣枝葉爾，若缺思明，台地豈得飽一日？此際與紅夷交爭殊非至計，台地初開，水土不服，病者即死，故各島之搬眷，俱遷延不前。」鄭氏的軍隊視大員為異域的觀念非常強烈。

東寧王國的官兵一貫保持著亡命者的心情來此，不時高喊著「歸還中國」，二十多年來雖

然在大員也大興開拓事業，但搜刮聚斂皆用為養兵著想。

在大員，由漢人農奴開墾出來的荷蘭「王田」早就被東寧王國收為己有，鄭氏不但不還土地給早期來開拓的農民，而且只要被指認為王田的土地，都盡歸鄭氏王族及其文武官員所有，漢人只能繼續當奴隸。

另外東寧王國還叫手下的兵將們屯田墾荒，東寧王國的總制陳永華更下令：「重屯田開荒，以軍屯為本，佃屯為輔，寓兵於農，展拓大員甚易。」

大員在這種雙管齊下的開墾，二十多年了，終於墾出大片土地，能養五十萬漢人軍民。

然而屯田兵將也不是順服的人，東寧王國的土地制度，總脫不了官有制。他們接收自荷蘭人的城堡和財物，又將開拓好的土地劃分為王田、私田，和營盤田三種。

王田收入真的歸延平王家所有，私田雖名為私，實則隸屬於文武官員的私有田，故在坐的諸位大人，也是人人都是官大田園大，做官的都不用納稅！

營盤田則是軍隊開拓出來的，兵丁屯田，開墾出來的土地，早就倍於荷蘭人時期多矣，那些自詡為名將的千總，手上握有強兵者，現在也都都不願納稅了！

他們這些東寧王國的大官們，本家都在大陸，在大員雖有大片私田，但日子無聊並不好過，且東寧朝臣內鬥，無一寧日，大員的夏天氣候襖熱，這七月天，更是爛煞人也。

最近幾年，金門、廈門和方湖的軍餉耗費頗大，王爺和官員的開銷更是驚人，朝廷催餉催的人人冒煙，他們搜刮民財已經方法用盡，二十年來除了沿用荷蘭人的「大、小人頭稅」法，

還外加不少稅收名目，例如所謂「陸餉」和「水餉」的雜賦稅收。

陸餉就是陸上的所有物件為徵收對象和稅目，主要有厝餉、廊餉、磨餉和菜餉等；至於水餉，則有梁頭餉、潭塢餉、港滬餉等，名目之多，不勝枚舉，且至為苛斂。

現在，陳永華和馮錫范、劉國軒在金門和方湖、東寧之間上演三國，新任的延平王鄭克塽只有十二歲，他少年庸懦，只會聽劉國軒的建議，廣為催科、納糧、繳稅……，已經名目繁多了，大員居民眼看就要按奈不住了，今天一早眾人去朝會，延平王還要加稅，說是怕清國大軍來攻……。

陳好捻著一雙小腳，裊裊挪挪，弱腰扶柳般，她端了一杯茶走了出來，她將細瓷蓋碗輕輕的放在蔡尚書的公案上，蹲著福了一禮說：

「大老爺們說事，天氣熱，喝口菊花茶清頭目，還是能想出辦法的。」

簡直是一陣春風拂欄杆，蔡尚書的小妾陳好來公堂送茶，宛如一帖涼劑，貼的眾官員神清氣爽，人人翹首望向她的去處，竟無蹤跡可尋。

禮部侍郎出首說話：「王爺有言，請工官楊賢大人稟明尚書大人。」

禮部侍郎去年來吃喜酒，做的好詩吟詠陳好的小腳，他和工部官員以前都是劉國軒手下，也算是鄭克塽的門人，現在更是炙手可熱的大官。

東寧王國根基不穩，從鄭老官開始就拉幫結派，國姓爺也按奈不住，現任的延平王鄭克塽更是畏懼各方勢力，對待能帶兵的大將委曲求全，彷彿他父親鄭經的方法也是留了一手後招，都

扣住海上將領和兵丁們的家眷引為人質，鄭克塽並非鄭經的長子，但如今，他已經是真正的延平王了。

工部郎官楊賢緩整衣冠，也站起來從大袖內取出奏板，晒著奏板上的註記高聲說道：

「各縣令已照大員事例（荷蘭人的遺法），取毛丁（人頭稅，每人一丁，一丁一年繳六錢）五分，年初已經收科畢，得一十二萬兩（約二十萬人），來年再取丁銀，今，主上缺錢，下官以為，為生財裕餉，凡有村落民舍，請丈量其周圍，以滴水（屋簷）外寬闊，每徵銀五分，即可解燃眉之急。」

在場的眾官員附和，都言好事，蔡尚書也認為可行，當下就著人伺候筆墨成書，上奏延平王，大家公推禮部侍郎書寫成文，他是禮官，書法精到。

國姓爺朱成功若還在世，也許不會容許子孫、手下如此做賤大員人民。此例一開，已成惡行，也為日後東寧王國敗亡埋下伏筆。

鄭成功將荷蘭人驅逐出境，在大員建立東寧王國的後果，除了讓先到的開農奴解放以外，並無任何實惠可得，實際上大員、方湖和以前一樣，人人都要繳納「人頭稅」，甚至還要格外的被剝削。

今歲壬戌是狗年，東寧王國萬歷三十六年，這些官員驅使人民如豬狗隨意剝削，現在居然又想出來，以人居的屋簷寬度為納稅理由，百姓們繳不出錢來，紛紛毀其居室，哀怨之聲沖天而上。

陳好在後堂伺候蔡尚書更衣，她見蔡尚書也有一隻長長的象牙板子，一尺六寸長，上寬下

窄還有些彎曲，她背癢，正好拿起來，反手伸到衣領去爬背抓癢。

陳好說：「天氣太熱了，若能有一桶涼水洗頭洗澡，消暑最好。」

有禁無阻

黃樟和許士曾經率領漢人農奴簞食壺漿迎延平郡王師，事後，他們都等不及國姓爺與荷蘭人媾和結果，就率領少數農奴從鹿仔港逃跑了。

他們在王師圍城之時被鄭軍威逼，將他們所有糧食搶奪殆盡，那些兵丁還不時到鄰近的山裡騷擾原民。當大山原民秋天出草祭出獵人頭之行以後，那些兵丁才稍有收斂，可是黃樟他們也怕了！前有狼、後有虎，王師如狼、原民如虎，都盯著他們這些赤貧的漢人農奴看，隨便一隊人馬到了就能來揩油。

大山原民比他們富裕，可是人人眼中的怒火是那像炙熱，燃燒著仇恨，黃樟和許由還有林頭仔幾個大小結首率眾北去，他們放棄了鹿仔港的墾地，那裡已經什麼都沒有了，只剩下三頭被他們藏起來的黃牛。

他們向北而去，百多人驅趕三條牛，沿著大員蜿蜒的海岸線前進，直到一處與鹿仔港相似的河口才停住，這裡很像鹿仔港的地形和地勢，水文亦同，山林間的水鹿和梅花鹿也不少，他們停駐下來，繼續發揮墾荒精神，他們稱這裡為「鹿港。」